善見毗婆沙律卷第十　伯　姑

蕭齊外國沙門僧伽跋陁羅譯

現相教取五者眼現相爲初或眼現
相或手現相或脚現相或搖頭現相
或動身現相如是種種現相教偷犯
不犯如前所說教取此物而得此物
俱犯重教取此物而得彼物教者小
罪取者犯重教語此人者有衆多比
丘一是師二是弟子第一弟子名佛陁
勒棄多二名曇摩勒棄多三名僧伽
勒棄多師行見他物起盜心喚佛陁
勒棄多語言汝教曇摩勒棄多教僧
伽勒棄多往取彼物師教第一弟子時
師得突吉羅曇摩勒棄多語僧伽勒
棄多受語時師得偷蘭遮若往取物
離本處師及三弟子俱犯重法師曰
非但四人犯罪若百千人展轉相教罪
亦如是教他者師教佛陁勒棄多汝
往語曇摩勒棄多教曇摩勒棄多語
僧伽勒棄多汝往取物佛陁勒棄多
見曇摩勒棄多不語或不見自往語
僧伽勒棄多汝往取物若物離本處

師得突吉羅曇摩勒棄多無罪第一弟
三犯重已去還者僧伽勒棄多見人守
視不得取還報師師語言隨便取莫

是曇摩勒棄多不語或不見自從語
僧伽勒棄多汝往取物若物離本處

師得突吉羅曇勒棄多無罪第一第
三犯重已去還者僧伽勒棄多見人守
視不得取還報師師語言隨便取莫
置師得突吉羅後若得物師及弟子
俱犯重若師教弟子取物決定得如
擲物虛空必定落地師教竟得波羅
夷若師盜心教弟子已或一年或二年
或三年乃至六年師或死或罷道師
不犯重偷者得罪教已乃至三年弟
子未得偷弟子患耳聾師不知聾師
生悔心語弟子言罷弟子聾不聞語
故承先教往取離本處師及聾弟子
俱犯重若弟子不聾答言善哉不取
師及弟子不犯重得突吉羅教取品竟
今當現盜戒有五事是故律本所說
五事者何謂為五一者他物二者他
物想三者重物四者盜心五者離本
處若一事二事不犯重若具二事偷
蘭遮突吉羅六事者非自想非親厚
想非蹔用想重物盜心離本處非他
主者非他守護此物糞掃想無主想
自己想蹔用想非盜心無罪已想於
他物中生自己想取離本處無罪若

物主責應還若不還者犯重罪親厚

他物中生自己想取離本處無罪若

善見律毗婆沙卷第十　第三丈　妙

物主責應還若不還者犯重罪親厚
想者如律本所說佛告諸比丘有五
事得取親厚物何謂為五一者知識
二者同食三者善語四者生五者取
已歡喜何謂為知識一見而歡喜是
名知識同食者極親厚無所悋惜是
名親厚善語者若我物隨汝意取不
復須問是名善語生者從今若未死
同用此物取已歡喜我取此物物主聞
之必當歡喜是名五事應知可取親
厚取復有三事一者生知識取已歡
喜二者生同食取已歡喜三者語取
已歡喜若親厚生取已歡喜成親厚
取若在家若出家前取歡喜後因事
生悔心雖悔不得奪取復有知識心
不樂與口不言與不與取已物主後
有所嫌不得奪取又有知識言若汝
有所須取食用我若有所須就汝取
後因爭相嫌得奪取借用者用已當
還主如是用者是名借用若物主言
不須還仍布施善若不布施應還其
物衆物僧物亦如是餓鬼物者四天
王為初亦入其中若比丘取諸鬼神

善見律毗婆沙卷第十　第四丈　妙

物無罪若天帝釋若帝釋立店取賣

王為初亦入其中若比丘取諸鬼神
善見毗婆沙律卷第十　第四丈　如
物無罪若天帝釋若帝釋立店販賣
比丘天眼觀如是帝釋而取物帝釋
慳惜還不還無罪所以無罪此是應
化物故若世間人以物繫樹無人守護
取者無罪畜生物　者龍王迦樓羅
為初若其化作人形如帝釋所說無
異若師子若虎煞麀及牛而食比丘
不得奪取何以故虎狼瞋心恐煞比
丘若食竟比丘驅去然後取若得令
淨人多食無罪糞掃者此是擲棄之
物作是念已取之無罪若此物有主
來求比丘應還若不還者犯重顛狂
者律本廣說㝡初未制戒不犯顛狂
不犯後者六羣比丘為初盡犯法師
曰盜戒究竟發起從心作世間罪惡
業不善者三受汝等應當知發起者
從身業意業發起此是自取教人取
者從意口業發起自取教人從身口
意業作者以身作得世間罪者性罪
不善者惡心作受者有三受苦樂不
苦不樂法師曰悉前波羅夷已說隨
結者六群比丘為初若易解者律本
中已說句次難解者我當廣說凡人
善見毗婆沙律卷第十　第五丈　女
心恒緣於欲未曾捨離聖人若捨身

綖者六羣比丘盜衣若易解者律本
中已說句次難解者我當廣說凡人

善見毗婆沙律卷第十　第五丈　女

心恒緣於欲未曾捨離聖人若捨身
口以心結罪無有得脫者是以聖人
制戒要因身心是故律本中說無罪
者起心不動身口是名無罪若起盜
心當自剋責還復好心觸搖離本處
此易解耳誰偷取答言我偷取佛言
比丘汝心云何比丘答言逐口語實
無盜心若尒無罪鬼入者此餓鬼見
死尸有好衣起貪心即入尸中不受
語者此比丘聞餓鬼語比丘莫取我
好衣比丘聞言亦不受語起者此餓
鬼見比丘將衣去起而追逐閉户者
比丘寺近尸陁林比丘性強不畏鬼
神是故入房反閉户倒地此餓鬼見
比丘閉户已言我不得此衣擲置死
尸而去是故律本所說倒地未爛壞
者此是新死尸也未爛壞死尸不聽
取衣若取者突吉羅若爛壞者取無
罪問曰云何爛壞答曰鵰鳥為初或
脚爪瘡或口瘡乃至小瘡如鉢頭
剝取者無罪若皮未斷者亦不聽取
若此尸生時被瘡或灸瘡隨一一瘡
可取若此尸膖脹爛臭可取若此

尸皃全比丘故取衣語守護尸陁林
人為我取若無守護尸陁林人語餘
人汝為我取善若都無人者比丘致
以刀子刺作瘡可取若如此尸比丘
得取易籌者衆僧擲籌分衣比丘
以盜心易他好籌犯不犯如前所說
若闇夜及晝日不見主盜取此是小
賊若欺誑心持不中用物為好或以
假色易取人物對面欺人此是大賊
若人自有力王為初若自有力若依
強勢逼人取物重秤大斗如前種種
皆入偷罪誓者有二一者物誓二者
處誓云何物誓有比丘欲偷衣入房
若得此衣當取餘物不取是名誓物
云何誓處若比丘取他物將去自誓
言我至某處當取是名誓處易籌
者法師曰文句次解我不須廣說若
寺舍空廢無人比丘來去見樹有果
應打揵鎚若無揵鎚下至三拍手然
後取食無罪若不如是食犯盜若聚
落外有寺賊難惡獸難比丘走入聚
落有客比丘来入寺見飲食及果以
盜心而食隨直多少結罪次第句易解

取豬被繫者於阿蘭若處張羂繩取

盜心而食隨直多少結罪次第句易解

取猪被繫者於阿蘭若處張羂繩取
野猪比丘以盜心解放他猪隨直多
少結犯重若以慈心解放無罪應還
直若比丘有慈心先以物准直繫者
繩然後解放無罪若此猪見比丘来
輙自突走繩断去無罪若猪未至繩
比丘遥駈去無罪若他猶齧野猪比
丘以慈心駈打猶放猪無罪若主責
直應還若不還犯罪野猪被羂三四
日不得食體羸不能動比丘盜心以
飲食與之食罷體健比丘作大叫聲
猪聞之驚怖牽羂突走比丘犯重罪
若慈心作不犯應還主直比丘見野
猪着羂盜心割繩留少許不断比丘
作大叫聲猪聞驚怖突羂走去如前
所說比丘見猪着羂起盜心或安刀
劒近繩或繩邊燃火欲使猪牽繩突
力或火燒猪脫走去犯不犯如前所
說若人故掘地作坑擬取猪處塵麞
等衆狩若比丘盜心壊坑及諸張具
物過不得比丘犯重若衆生不過無
罪若人近寺邊安羂捕諸衆生比丘
語此人莫近寺安羂取猪處若此人不

從比丘向地主言若地主教壊不犯若

語此人莫近寺安鞘取楮處若此人不
從比丘向地主言若地主教壞不犯若
人作田爲麞鹿所食張鞘防護捕鹿
得鹿便食突若守護竟主捨心後壞若
解不犯法師曰句次易解若人安魚
笱捕若盜心開放隨直多少結罪若
先穿魚笱作孔打水驚魚令出者
犯若不出者不犯如前又盜心合魚
笱將去離水隨直多少犯又飮食於
笱外飼魚魚見飮食突出若主責應
還直若空魚笱比丘盜心若開若破
魚從中往還主責直應還若比丘取
魚笱移擲他處犯不犯亦如前說偷
闍浮子及酥油器如前所說若比丘
盜心取酥未滿一分然後生悔心後
我不更作至明更偷心取不滿一分
復悔心後誓不作如是展轉偷盡一
器不犯重得突吉羅偷蘭遮又有比
丘如是偷酥日日止取一枝而不捨
心取滿一分便犯重相要偷者食堂
有二種殘食次闍浮子如前所說分
菴羅果者舊比丘見客比丘來而
不分果客比丘語淨人言我等爲得
分與不作是言已客比丘便自打磬
取果便自分與舊比丘及客俱得共

分與不作是言巳客比丘便自打磬

取果便自分與舊比丘及客俱得共
食是故律本所說佛告諸比丘自今
巳後若有飲食應分分食無罪自言
巳寺舊比丘若有果有客比丘來應
共分食無罪若客比丘去後舊比丘
然後分食是名朱羅是故客比丘來
舊比丘應唱鳴磬共客比丘食果若
不打磬客比丘打磬食無罪若舊比
丘有衆僧園林有果樹擬四種用客
比丘不得輙打磬而食亦不得取將
去若舊比丘有衆僧園林不肯守護
為偷人所取若衆僧俱共立制不聽
僧食此制不成若能守護此制則成
若檀越施衆僧果樹或擬衣服或擬
湯藥衆僧不得分食若檀越以果樹
為四事布施比丘以盜心迴分食隨
直多少結罪若檀越為作房舍施衆
僧迴食得偷蘭遮應還直若為袈裟
施應當作袈裟若飢儉時衆僧作白
羯磨為飲食難得衆僧三衣巳足令
且迴以食用令衆僧得安樂若衆僧
和合食用無罪若檀越為三衣施若
衆僧無房舍作白羯磨迴以作房舍

衆僧和合用無罪若檀越布施重物

衆僧無房舍作白羯磨迴以作房舍
衆僧和合用無罪若檀越布施重物
作房舍應作房舍若飢儉時衆僧飲
食難得或病或值國土荒亂比丘捨
寺餘方寺舍果樹無人主領若如此

者重物得作食用為護住處故又寺
餘處敗得壞賣為食用為護住處故
中房舍多無人修治敗壞應留好者
若有檀越以四事布施不得迴以餘用
若以此直雇人守護園林令住園中
然後得用若比丘行來過此園見椰
子多羅樹子守者得自與衆僧食何
以故已令其守護故又守護人衆僧
限分果與應依限數取食不得過長
若守者為衆僧販貨果蓏得淨衣物
與衆僧者得益與守視人果食者善
若檀越布施園為華香燈供養塔像
及修治僧房得取少直賃人守園若
無果直者得用佛物迴賃人若佛無
物得用衆僧物賃令守住園中若守
者於園中販貨果蓏如前所說熟菴
羅果者佛語諸比丘得受守護園人
布施法師曰若守護善若不守護不
善大德修摩那言若守園人衆僧日

得供果自有限應依限與者善若過

善大德修摩那言若守園人衆僧曰
得供果自有限應依限與者善若過

限不善大德波頭摩言賃守園無券
疏者亦得任意與衆僧果多少得食
又言若聚落童子為衆僧守園若童
子與果者衆僧得食若童子使自取
者不得食衆僧果或佛果有人先
下少直賖市園果而即守護園若以
守園者守園人以已果分得與衆僧
果與衆僧者得食若衆僧以果雇人
食非己分不得與又衆僧衆多果樹
指以一樹雇守園人是其樹限果者
得與比丘不得取衆僧果與村木者
借用無罪衆僧村木擬作説戒堂或
作食堂者先白衆僧然後借用得若
衆僧村具露無覆爛敗或雨濕曝露
得用作房若後有衆僧責直及村具
者應依數還又無直及村具脩者當
作是言衆僧物隨衆僧取用若作房
闕無牕牖借用衆僧村木足者此應
脩還餘村具亦如是水者若乏水時
有衆僧自取水若去半由旬一由旬
二由旬如是水貴時又以偷心取水
隨直多少結罪若取一器二器以灌

菩提樹及澡洗或作染汁者得若衆

二由旬如是水貴時又以偷心取水
隨直多少結罪若取一器二器以灌

菩提樹及澡洗或作染汁者得若衆
僧立制不聽人取又以盜心取或不得
取而以土擲內水中隨直多少結罪
若舊比丘制極重不聽餘人浣濯煮
染舊比丘伺不見餘人自盜心用客
比丘若見舊比丘已用即逐其用無
罪衆僧有三池僧立制不聽雜用一
者飲池二者浴池三者雜用池若如
是者客比丘来一一隨順舊比丘制
不得乱用若不立制者隨用若處之
土衆僧運取土若以盜心取一分便
犯重罪若白衆僧然後得用土治護
佛及衆僧房舍有須者先白衆僧然
後得用若不白貸用亦得石灰亦如
是茅草者若人燒草茅不離本處燒
者得突吉羅應還本直若草茅田衆
僧守護以覆房舍用若衆僧無人守
護有餘比丘欲守護得用茅草田故
是衆僧田又此比丘捨去田被燒者
衆僧亦不責問曰若此比丘就衆
僧乞分者與分若已與分還其守護
若此比丘求增直衆僧應與倍直若
衆僧不用者餘人任意得用何以故
為不用故若衆僧與茅草與根株若

若此比丘求增直衆僧應與倍直若
衆僧不用者餘人任意得用何以故
為不用故若衆僧與茅草與根株若
衆僧欲用語守者不須復看衆僧自
看林者為初有七事易可解石柱木
柱一柱若比丘以盜心取隨直多
少結罪若禪房為初衆僧無人守
護牆壁崩倒若有盜心取柱種種材
具盜心取柱種種材具隨直多少結
罪何以故衆僧物或時有衆僧或時
無衆僧若於深野中有賊起衆僧捨
寺避去亦如前說若借用無罪此比
丘復移去若死亡者應還衆僧寺中
小小用事易解若比丘借衆僧牀席
㲮㲪若見客上座來應與若此物失
或壞敗不償若有餘處去還付衆僧
若自用不與上座失者應償若此比
丘借餘寺牀席㲮㲪者欲去有比丘
迴借此用當作是語我今欲還彼寺
牀席比丘言但置我自送還若失貨
借者償瞻波國中者三新粥者麻豆
米粥或與酥乳酪沙糖蜜王舍城中
者麋豆瞿羅漢言美餅法師曰次第
易解耳鶿壽迦者易可解波羅㮈國

賊所奪將去此比丘以神通力觀檀

者摩豆槃羅漢言美飾法師曰次第
易解耳鶉壽迦者易可解波羅㮈國

賊所奪將去此比丘以神通力觀檀
越家見檀越兒為賊將去比丘以神
通力往取不犯云何神通力比丘以
神力令小兒自見己屋而來入中賊
不見小兒及化屋小兒得脫法師曰
此二事易可解耳律第二波羅夷廣
說竟名為善見
第三三淨說 諸佛善分別 名為波羅夷
今正當廣說 我等善心聽
尒時佛住毗舍離大林中於高閣講
堂中毗舍離者此是國名也因女人
相立為名此城人民衆多三過開廣
法師曰我今廣說毗舍離根本因緣
往昔波羅㮈國王王夫人懷妊此夫
人自知懷妊而白王王言王即供給侍養
皆使調適期月已滿即入產堂若有
福德之人平旦時生此夫人平旦時生
出宍一段赤如木槿華又餘夫人生
兒色如金色此夫人見傍夫人生兒
端正微妙而生羞恥心而作是念若
王見諸夫人兒端正而我生子唯一
段宍無有手足王設見者必生惡賤
作是念即取威貯器中打金作薄以

朱砂書題是波羅㮈國王夫人所生

段宍無有手足王設見者必生惡賤
作是念即取威財器中打金作薄以

朱砂書題是波羅㮈國王夫人所生
蓋覆器頭以王印印之以金薄書置
器外送放江中使人棄已諸鬼神營
護使無風浪飃沒尒時有一道士依
止牧牛人住於江邊此道士清朝往
江邊澡洗遥見此器而念言我當拾
取此器近已而取又見金薄書字復
見有王印印之便開器看唯見有
宍一段而作是念若是死宍久應爛
臭必有異相即取將歸住處善舉一
處過半月已而成二片道士見如是
瑞相安置好處自尒之後復經半月
二片各生五胞又却後半月一片成
男一片成女男色如黃金女色如白
銀道士見如是相已心生愛重如自
子無異以慈心力故兩手拇指自然
出乳一指飲男一指飲女乳入子腹
辟如清水入摩尼珠內外明徹道士
号兒名為離車子漢言皮薄亦言同皮道士養
此二子極為辛苦日入聚落乞食煮
為二子覔諸飲食日晏方還是時
牧牛人見道士為此二子辛苦如是
來白言大德出家人正應行道何以

為此二子妨廢道業可持乞我等

来白言大德出家人正應行道何以

為此二子妨廢道業可持乞我等
為養活道士言善哉於是牧牛人各
還到明日與諸同伴平治道路竪立
幢幡散雜色華鳴鼓來迎二子到道
士處白道士言今此二子時去矣道
士荅言善道士復更付囑此二子者
有大福德不可度量汝等善好料理
當以乳酪生熟酥五種而供養之若
此二子長大還自共疋對覔好平博
處所安立住止可拜男為王女為夫
人牧牛人等受教勑已即將還本住
處二子漸漸長大共諸牧牛人兒子
出門遊戲此二子便以脚蹹牧牛兒
牧牛兒涕泣還向父母說此無父母
子蹹打我等父母荅言汝等各自避
去因此戲處名為跋闍跋闍者(漢言避也)二
子年至十六牧牛人見子已長又見
平博地處縱廣一百由旬即於中央
起立宅舍牧牛人以女嫁與男立為
夫婦即拜男為王女為夫人後懷妊
一產二兒一男一女如是十六倒生
兒諸牧牛人見王子漸多復各更為
開立舍宅造諸園池合三十二人宅
舍如是展轉乃至三倒開廣故名為

兒諸牧牛人見王子準多復答曰爲

開立舍宅造諸園池合三十二人宅
舍如是展轉乃至三倒開廣故名為
毗舍離此是根本因緣也大林中於
高閣講堂者此林無人種自然而生
從迦惟羅衛國連至雪山故名大林
高閣講堂者於大林作堂堂形如鴈
子一切具足為佛作此堂也種種方
便讚嘆不淨觀者以種種因緣觀身
不淨云何不淨從頭至足頭髮指爪
筋宍膿血屎尿涕唾從七孔流出不
淨此略說汝自當知佛告諸比丘此
身一尋汝當善觀於一一身分中無
有真珠珊瑚摩尼等寶及牛頭栴檀
等香唯有臭穢不淨髮毛為初觀髮
有五種一者色二者形三者氣四者
長五者住處毛亦如是法師曰我今
略說已在屈陁迦廣說如是於一一
身分為有五種觀說不淨者如來以
種種方便說不淨膖脹為初內外俱
觀內者自己身外者他身如思念自
利益故是故如來讚嘆有五種失得
有五種有三善具足十相名為得第
一禪因第一禪故調心柔忍而起毗
婆毗婆舍那漢言觀苦空無我因此觀故斷諸

善見毗婆沙律卷第十　崇文大史　始

煩惱得阿羅漢果何因何緣為具足

一相因第一相故說心柔忍起毗
婆毗婆舍那漢言觀苦空無我因此觀故斷諸
煩惱得阿羅漢果何因何緣為具足
善見毗婆沙律卷第十　第十八丈　如
十相一者心離煩惱惡家二者入中
三昧三者心不搖動極清而放四者
已入靜放五者一心不越等法六者
合成一味七者五根怡悅八者精懃
執境不置九者增進十者成就堪
受是故禪從中說初禪何者為中何
者為後初入第一禪極淨為初滿捨
為中怡悅為後又問初禪極淨者為
初淨有幾相答曰淨有三相何謂為
三一者從惡家得離心淨二者因淨
故而入三者已入三昧而住此是初
禪極淨三相初禪滿捨為中中者有
幾相答曰中復有三相一者心淨而
放二者入靜而住三者一處而住此
是初禪滿捨為中三相是後禪本中
說中善何謂為初禪怡悅為斷斷中
幾相答曰斷有四相一者不越同生
法二者合成一味五根怡悅三者應
足精勤生怡悅心更足精勤怡悅四者
增進此是初禪怡悅為後四相是故
禪經中說後善如是心至真以三相
十相具足以思觀喜樂具足以忘心至
善見毗婆沙律卷第十　第十九丈　如
心憶念三昧智慧具足梢亦讃嘆入

禪經中說後善如是心至身以三相
十相具足以慈觀喜樂具足以忘心至

心憶念三昧智慧具足稍亦讚嘆入
不淨三昧者如是更重思量分别不
乱是故如來慇懃讚嘆說利者所以
讚其所利云何為利佛告諸比丘若
比丘數觀不淨因觀不淨故心得離
婬欲捨婬欲憎婬欲比丘辟如鷄毛
與筋近火燋縮不能得伸比丘亦數
觀不淨見欲穢汙心不樂近佛語諸
比丘我樂入靜半月獨住勿令餘人
來至我所唯聽一人送食樂修福德
者少於語言如是比丘乃聽來往送
食餘一切比丘及白衣悉斷不得入何
以故如來作如是勅以天眼觀往昔
有五百獵師共入阿蘭若處煞諸群
鹿以此為業五百獵師墮三惡道於
三惡道受諸苦惱經久得出昔有微
福得生人間出家為道受具足戒五
百比丘宿殃未盡於半月中更相煞
害復教他煞如來見已此惡業至諸
佛所不能救是故如來因此半月入
靜室於五百中有凡人及須陁洹斯
陁含阿那含阿羅漢道此諸聖衆生
死有際餘凡人輪轉無際是故如來為

諸凡人說不淨觀因不淨觀故猒離

阿含向那含向羅漢道此謂聖賢生
死有際餘凡人輪轉無際是故如来為
菩薩處胎經卷第七 第十張
諸凡人說不淨觀因不淨觀故猒離
愛欲若其命終得生天上若不離愛
欲死不生善處佛自念此五百比丘
隨我出家因我故得生善處是故我
今當慈悲此等為說不淨觀令生善
處本不教死為諸比丘說已復作是
念若比丘日日有死者来白我言今
日有一比丘死今日二比丘死今日
三比丘死今日四比丘死今日五比
丘死日日如此乃至十比丘死非可
以我神力救護彼我無益是故我捨
入靜處是故律本所說佛告諸比丘
我樂入靜處是以不聽餘人入唯聽
一人送食如来欲息諸譏謗勿使諸
人作如是言佛是一切智而不能斷
諸聲聞弟子相煞豈能制餘人其中
有人答言佛入定無人得往說如此
事是故不知若佛知者必當制斷不
聽相煞染著者觀身穢汙不淨而自著
恥賤薄猒惡此身如年少男女年至
十六性好淨潔莊嚴其身者以香湯
沐浴竟復以香塗身著上妙細㲲衣
服而以死蛇死狗以繫其頸見此穢
汙不淨猒惡欲遠棄捨之比丘猒惡
豈淨於下復口是 [illegible]

洗浴竟復以香塗身著上妙綵疊衣
服而以死虵死狗以繫其頸見此織
汙不淨猒惡欲遠棄捨之比丘猒惡
其身亦復如是取刀自相煞者各各
相語長老卿為度我荅言我為度汝
如是次第而共相煞鹿杖沙門鹿杖
者其名也沙門者作如沙門形剃頭
留少周羅鬚著壞色衣一以覆身二
以置肩上入寺依止比丘拾取殘食
以自生活諸比丘往至鹿杖沙門所
而作是言善哉懇懃汝為度我如此
語者是凡人也非聖人語血流出者
血出汙手足及刀往婆裘摩河者世
間有人言此河能洗除人罪鹿杖沙
門念言我當往婆裘河洗除我罪多
狐疑者諸比丘死已皆悉右脇而卧
身亦不動無所言說見如是已心生
大狐疑悔過剋責我無善利而得惡
利無善利者於我無安樂行而長嘆
息無利無利造作惡業者鹿杖沙門
自念言人身難得而我煞諸持戒具
足比丘於我極惡有一魔神者此是
邪見地神是魔王伴儻而自念言我
作此言必合魔王意以瓔珞莊嚴其
身現變神通力履水而行往至鹿杖

沙門所而作是言鹿杖沙門所作大

作此言必令麾王意以現現
身現變神通力履水而行往至麾杖
沙門所而作是言麾杖沙門所作大

善未度汝度者於三界中未度汝為
度之此是愚癡地神作如是言死者
得度麾杖沙門極大懊惱忽聞地神
作如是言而念此神有大神力作此
語者於我必當有利作此念已更洗
刀入寺房房喚覓誰未度者我為度
之未得道者聞此語而毛自豎驚怖
心中震動已得道者觀身無常苦空
無我而無惶怖一日煞一比丘有日
或煞二三四五如是增至煞五百比
丘盡從禪定起者佛知五百比丘死
已而從禪定起佛知而故問如人不
知何以故欲為說法故而問阿難先
諸比丘極多今何以減少諸比丘日
常三時問訊諮受問法今者都無
餘國去耶時阿難不知五百比丘宿
業果報唯見觀不淨故各自煞身如
是時尊者阿難荅已而作是言善哉
世尊願易餘觀令得羅漢辟如大海
多諸川流佛法亦尒多諸方便十念
十極四大梵見觀如是為初令入涅槃
惟願佛以此方便教諸比丘是時佛

欲為諸比丘更說餘觀而嘆阿難如
是為初依止毗舍離者諸比丘於毗
舍離中住或一伽浮陀或半由旬或
一由旬令一切比丘皆悉來集講堂
阿難若近處即自往喚若遠處者遣
年少比丘往喚須臾之間悉集講堂
阿難往白佛時可為諸比丘教授說
法佛知已於是佛告諸比丘我前所
說觀不淨者令得羅漢令以餘方便
更為汝等說是故律本所說阿那波
那念者佛為比丘說無上禪決次第
文句我今當說無有漏失汝當懃心
諦聽受之令此比丘者佛告諸比丘
不但觀不淨行得除煩惱令阿那波
那亦得除煩惱法師曰今廣說次第
阿那波那者入息出息如經文所說
入息想非出息想出息想非入息想
念入息念出息念出入息故便得定
心阿那波那念則是三昧如是義汝
自當知數觀者將養令大更作者已
思更思極靜好者此二法其義云何
答曰此阿那波那不同不淨其心不
亂不淨觀者其心恒亂何以故為厭

汙不淨故何謂為好者念恒不足是
故律本所説極靜妙不假更足安樂
不止從初發心無有惱亂是故如来
讃為靜好極有氣味時身心怡悦易
可入耳起者不住不覆惡法須臾消
滅於四道果隨其所能譬如春中半
月不雨為馬人牛践蹹塵起滿虚空
中夏初五月疾風瀑雨塵滅消除無
復遺餘阿那波那除煩惱如雨淹塵
佛告諸比丘阿那波那念三昧者云
何思云何念云何作知之阿那波那
念諸比丘若人善出家為道若在
空閑樹下山林此是出靜處問曰何
以出靜處答曰離諠丙故譬如牧牛
人有一犢子從出生飲母乳至于長
大欲取乳時以繩繫犢者柱犢子念
乳牽繩跳踉無時蹔停繩堅牢故不
能得脱倚柱而息比丘譬如牧牛人
牛母為聚落心為犢子乳為五欲柱
為阿蘭若繩為阿那波那念一切禪
定念阿那波那諸佛緣覺阿羅漢之
所尊重若不捨城邑聚落難入阿那
波那若禪比丘取此定已阿那波那

第四禪定作已而取為地復觀苦空

波那若禪比丘取此定已阿那波那
第四禪定作已而取為地復觀若空
無我觀已得阿羅漢果是故佛為諸
禪人現阿蘭若住處佛如知相地師
若欲立國邑善能分別地相吉凶即
語王言此地善可立國若立國邑王
得大利益王隨語已即立國邑如相
師占便即賞之佛亦如是能分別禪
處即向禪人說此處善可入禪諸禪
人即隨佛教次第得阿羅漢果讚歎
佛亦如王供養相師諸禪人如師子
王依住此林隱蔽其身伺獵獸若近
其處而起捉取得便食之比丘亦尒
住在阿蘭若伺候須陁洹斯陁含阿
那含阿羅漢次第得者即便取之往
昔偈言
譬如師子王　隱住山林中　伺諸獵獸近
即便捉取食　佛子亦如是　隱住阿蘭若
伺取無上道　獲得沙門果
樹下者於樹下若坐若行靜室者除
樹下阿蘭若處餘一切住皆名靜室
時節及四大和適時所宜阿那波
那念是故律本中說加趺而坐此是
現阿那波那念易可解耳結加趺坐
者易解正身者十八脊骨骨相累筋

現阿那波那念易可解耳結加趺坐

者易解正身者十八脊骨骨相累筋
脉皮寛舒若悤坐者須臾疲勞徒禪
定退若念前者念禪定法安置其前
出入息者比丘結加趺坐念禪定已
念出入息去何念喘息長念喘息短
因長短故而心得定無有動揺因不
動揺念即起成以念及智慧然後知
喘息長短辟如兒在胎中初從胎出
先出息長短可知去何可知辟如水隨
器長短而流亦如為鉇其身長故息
亦隨長鍜鏌身短息亦隨短坐禪比
丘亦復如是以此辟諭知息長短以正
念故心已生樂因樂故極細長出息
入息心轉樂已因出息入息心轉樂
已出入息轉細長因轉樂已生怡悅
因怡悅故知息轉成微細因此怡悅
復增怡悅怡悅故倍息增微細難得
分別已生捨心以此九法汝自當知
我出息知一切身入息亦知一切身
者知一切身出息入息身長短初中
後一切知現前知知與心合知息初
後又禪比丘見出息如散塵此現前
見初出見中後不得見欲見中後心不

能及又出息止見中不見初後又見

後又於此丘見出息如散塵此現前
見初出見中後不得見欲見中後心不

善見毘婆沙律卷第十 第廿七丈 始

能及又出息止見中不見初後又見
後出息不見初中又有比丘悉見初
中後何以故心緣疲倦故若得如是
即為善出入息於禪學者不休息不
住恒觀出入息若如是者護身口意
業名為學戒定慧若三昧心名為學
定若能分別戒定者名為慧此是三
學於觀處中以念正心巳學繫心中
巳作恒使不絕從此以後於彼若懃
懃當學滅出息入息者麤出息入息
而滅滅者住也云何為麤比丘初入
禪定身心疲極是故出息入息麤鼻
孔盈滿復從口出入息從麤身心不
疲極漸漸細微於出入息中比丘而
生狐疑我出入息為有為無譬如有
人登上高山身心疲勞氣息麤大又
從山下至平地下有池水及大樹入
池洗浴竟還於樹下蘇息或眠或坐
身心清涼漸漸氣息微細比丘初入
定亦復如是初未錄身心出入息麤
何以故為無念故何以漸細念錄身
心故而說偈言
身心極疲勞　出入息亦麤

善見毘婆沙律卷第十 第廿八丈 始

第一禪麤第二禪〻細〻第三禪轉細第

身心極疲勞出入息亦麁
第一禪麁第二禪細第三禪轉細第

四禪定第三禪為麁第四禪名為細
此極處出入若不捉息出入息麁若
捉出入息細者不捉者放息捉者於
第四禪初而捉心至第四禪而滅出
息入息此是舍摩陀法毗婆舍那法
者不捉出息入息大麁若觀四大即
細又觀優波陀那色細四大成麁復
觀一切色細優波陀那色成麁又觀
無色細一切色成麁又觀色無色細
無色成麁又觀因緣細色無色成麁
又觀因及名色細因緣成麁又觀觀
相毗婆舍那細因及名色成麁觀小
毗婆舍那細觀相毗婆舍那成麁觀
大毗婆舍那細小毗婆舍那成麁此
次第前次第前者細後後者麁麁細
波薩提者（漢言寂靜無有疲極）於三跋陀中說云
何學滅出息入息云何出息云何入
息答曰身有入息念學滅出息入息
如是身心不傾不危不動不搖寂靜
極微細如無無是名學滅出息入息如
是風住如未成阿那波那念亦未成
就觀未成就智慧人不入此三昧不

從此起若學滅出息入息如是成就

就觀未成就智慧人不入此三昧不

從此起若學滅出息入息如是成就
風住不起即名善開智慧人入如是
法亦從此起云何知之譬如打銅器
聲初大後微大聲已息憶識後漸復
善憶識微聲善憶置心中微聲已滅
猶思憶不離心中出息入息亦復如
是初麁後細憶識麁者漸以至細細
者已滅猶憶識心中自此憶識故心
定住如是得風息心定住閑練成就
出息入息亦成就阿那波那三昧亦
成就如是智慧人入此禪定亦從此
起是故律本中說滅出息入息已隨
念更起故名隨觀知出息入息非隨
念隨念非出息入息因此二法故有
知起觀看此身如是次第得阿羅漢
果如是初學禪人云何學之善心比
丘應淨四戒淨者有三何謂為三一
者不犯二者犯已懺悔三者諸煩惱
不壞如是淨戒已然後成念應作佛
房跋多菩提樹地前跋多和尚阿闍
梨浴室說戒堂八十二揵陀迦跋多有
四種摩訶跋多如是作已名為善行
戒也若比丘樂學此戒應當滿持若

比丘言我持戒具足無有缺漏而不
作善行戒此比丘戒滿者無有是處
若比丘作善行戒者此比丘戒具足
美滿因美滿故得受取三昧何以故
如修多羅中說佛告諸比丘若人不
習學善行戒此人戒難得具足而說
偈言
住處寂利養　衆葉足為五　遠親及諸病
讀誦長為十
此十礙慕法若人能捨者然後入禪
定禪定法者有二種一者一切親二
者攝親問曰何謂為一切親荅曰於
比丘僧為初作大慈心及念死觀不
淨也若比丘慈心云何初作慈心觀
比丘初觀作界心觀先觀比丘僧次
觀天人次觀大富長者次觀常人次
觀一切衆生何以先觀比丘僧者為
同住故若慈心遍覆比丘僧中安樂
而住何以觀天人為護持故若慈心
遍覆天人者天人柔心而行善法何
以觀大富長者為行善法故何以觀
常人為同法行故莫自相害何以觀
一切衆生為無艱難故何以念死者

自念言我應當死作如是念捨諸營

一切衆生為無艱難故何以念死者
自念言我應當死作如是念捨諸營
覓增長悲歎無懈怠故觀不淨此聖
觀也若觀不淨便得離欲一切諸惡欲
為根本是故應敬重不淨觀能立一
切諸善是名一切觀三十八觀隨意
能修修習不離是名攝親此是阿那
波那念入攝親法師曰我今略說若
欲知於阿毗曇婆沙廣說如是淨戒
已離諸緣事而入阿那波那定因阿
那波那定即入第四禪定入已觀苦
空無常觀已往問阿羅漢若無阿羅
漢至阿那含若無阿那含往至斯陀
含若無斯陀含至須陀洹若無須陀
洹往至得禪人何以尋覓如此人其
已得禪易指亦故辟如象行脚跡易
尋不迷正路得道得禪亦復如是何
以故易指亦故法師曰我欲說初行
此比丘裝束輕身無餘長物威儀具
足往至師所到已而作跋多以下承師
意師漸以愛念應取五品問曰何謂
為五品一者取二者聞三者起四者
著五者相問曰何謂為取答曰取禪
定法何謂為聞聞其次第何謂為起
起禪定法何謂為著著著禪定法何謂

著五者相問曰何謂為取荅曰取禪
定法何謂為闇闇其次第何謂為起
起禪定法何謂為著著禪定法何謂
為相分別禪定相貌是名五品何故
前取五品為身莫勞亦莫惱師故是
故先取五品為易憶識易從習故若
取五品已若於師處善者住若不善
可移住無智慧者去師一由旬有智
慧者過此亦得住應遠離十八住處
善有五種應當取取已斷滅小小緣
事中食已少時消息息已先念三寶
令心歡喜隨如師教勿有忘失此阿
那波那念善置心中法師曰我今略
說已於阿毗曇廣說汝自當知憶識
心中者去何憶識數隨觸安置觀還
淨歷觀數數者一二為初隨者隨息出
入觸息所觸處安置者道也淨者果
歷觀者法相者初學者先數安置心
中數法者下數從一至五置更始不
得三四上數者從一至十置更始不
得八九

善見毗婆沙律卷第十